



蜃樓志 市聲

忘機處鹿可同遊 紅塵一任漫
外使從音叩其柴扉有一小童子啟門
與鄰叟觀泉於石梁少頃便回蓋不

因環眼方面長身背負鹿蹄二隻從門

姓大漢答曰某蹇氏丙名字白

人到此貴幹繁曰有故人百里爭

「清」痴嶺勞人 姬文 著

回鹿記

讓公子繁先入塞內講說甚有次
首同候其父少頃童子報曰翁歸繁

石好爵職美於牧監之中委以爲政美自量才
然出山以酬生平之志也。留養山林矣卽知
也。公子繁將百里
求先生至秦方敢登
山野艱夫從未見此
苗望雨煩二位老叟相勸一聲受

敗亡若秦君肯虛心任賢

方罷塞內使

注音釋義像人物表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

蜃樓志 市聲

「清」瘦嶺勞人 姬文 著



一九九五年·北京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蜃楼志/(清)痴岭劳人著 市声/(清)姬人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5

ISBN7-5080-0688-7

I. 蜃… II. ①痴…②姬… III. 小说—中国—近代

IV.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176 号

插图 金维久 王增弟 钟小季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354 千字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0 册

ISBN 7-5080-0688-7/I·439

定价:12.5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反映清末商场、官场生活的两部谴责小说的合集。《蜃楼志》描写了清乾嘉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现实生活，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贪官污吏、洋商买办，又有帮闲篾片、江洋匪盗，爱情悲剧也写得很有韵味。小说文笔俏丽简洁，含蓄隽永。被誉为开清末谴责小说的先河。

《市声》以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为背景，集中表现了工商业者的生活和心态，着力描绘了一幅商界、官场的群丑图。本书是晚清小说中仅有的一部以商界为题材的小说，独具特色。揭露世态龌龊，颇为深刻。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取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5 月

星 樓 志

「清」痴嶺勞人著

主要人物表

苏万魁	广州十三行商总。
苏 芳	苏万魁之子。
阿 珠	苏万魁之女，李垣之妻。
阿 美	苏万魁之女，卞壁之妻。
温仲翁	富商，苏芳之岳父。
温素馨	温仲翁长女，乌岱云之妻。
温蕙若	温仲翁次女，苏芳之妻。
温春才	温仲翁之子。
乌必元	番禺县河泊所官。
乌岱云	乌必元之子。
乌小乔	乌必元之女，苏芳之妾。
施 材	广东富商，温仲翁襟丈。
施延年	施材之子。
施小霞	施材之女，苏芳之妾。
卞 壁	苏芳妹夫。
李 垣	河南道监察御史，苏芳之妹夫。
巫 云	苏芳之妾。
也 云	苏芳之妾。
申 晋	广东巡抚，赫广大老师。
赫广大	粤海关监督。
庆 喜	两广总督。

屬樓志

李国栋	芳芳、申荫之、温春才、乌岱云之老师，申晋之侄。
申荫之	申晋之子，进士。
上官益元	广州府知府。
姚霍武	李国栋义弟，总兵。
白希邵	姚霍武军师。
王大海	姚霍武手下大将。
冯 刚	姚霍武手下大将。
吕又達	姚霍武手下大将。
何 武	姚霍武手下大将。
杜 寓	赫广大差人，后任甲子司巡检。
包进才	赫广大总管。
摩 刺	白莲教余党，匪首。
空 花	宏愿寺淫僧。

蜃楼志小说序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世之小说家多矣。谈神仙者，荒渺无稽；谈鬼怪者，杳冥罔据；言兵者，动关国体；言情者，污秽闺房；言果报者，落于窠臼。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讥；笔难转关，半乞灵于仙佛。《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郐》以下乎！

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其书言情而不伤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说虽小乎，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

罗浮居士漫题。

篇目目录

蜃樓志	(1)
市 声	(187)

目 录

第一回	拥赀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1)
第二回	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	(10)
第三回	温馨姐红颜叹命	苏笑官黑夜寻芳	(16)
第四回	折桂轩鸳鸯开谱	题糕节越秀看山	(25)
第五回	承撮合双雕落翮	卖风流一姊倾心	(33)
第六回	赫致甫别院藏娇	李匠山曲江遇侠	(41)
第七回	希宠荣河厅献瓦	受屈辱关吏投缳	(49)
第八回	申观察遇恩复职	苏占村闻劫亡身	(56)
第九回	焚夙券儿能干蛊	假神咒僧忽宣淫	(64)
第十回	吕又達饭店联盟	姚霍武海丰陷狱	(71)
第十一回	羊蹄岭冯刚搏虎	凤尾河何武屠牛	(80)
第十二回	闻兄死图圆腾身	趁客投阁黎获宝	(87)
第十三回	初出山论将谈兵	权落草封官拜爵	(94)
第十四回	郎薄幸忍耻吞声	女多谋图奸尝粪	(102)
第十五回	三奸设阱 四美潜踪		(110)
第十六回	璧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惩奸	(117)
第十七回	必元乌台诉苦	吉士清远逃灾	(126)
第十八回	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总制退守循州	(134)
第十九回	花灯挂孽障	馆甥笔生涯	(142)
第二十回	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卞如玉	(149)
第二十一回	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	(156)
第二十二回	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土	(163)
第二十三回	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	(168)
第二十四回	香粉吟成掷地声	埙篪唱彻朝天乐	(175)

第一回

拥赀财^① 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捉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鷗。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
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

坐井不可观天，夏虫难与言冰。见未广者，识不超也。裸民诮雾縠^② 为太华，邻女憎西施之巧笑。愧于心者，妒于面也。天下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远，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况男女居室之私，一日一夜，盈亿盈兆，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宵小窃发之端，由汉迄宋，蜂生蚁附，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③ 之。试思采兰赠芍，具列风诗，辛螫飞虫，何伤圣治？奚必缄口不言，而自博君子之名，使后人无所征信乎！

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正妻毛氏无出。一子名芳，字吉士，乳名笑官，年才十四，侧室花氏所生。次妾胡氏生女阿珠、阿美，还未字人^④。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也绝不介意。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仔细一看：

监督粤海关税务赫为晓谕事：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

① 资(zī，音资)财——资财，钱财。

② 雾縠(hú，音胡)——轻纱的一种，薄如云雾。

③ 芜夷(shānyí，音山移)——除去，铲除或消灭。

④ 字人——许配，嫁人。

来。原以上筹国课^①，下济民生也。讵^②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瞒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客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贱番昂^③。一切羨余，都归私橐^④。本关部访问既确，尔诸商罪恶难逃。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苟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尚各心回，毋徒脐噬^⑤。特谕。

万魁心中一吓，暗地思量打点。不防赫公示谕后，即票差郑忠、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一连两日，并不发放。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尝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今日拘留班房，虽不同囚徒一般，却也与官犯无二。各人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中一个盛伯时道：“大人票拘我等，料是凶多吉少。”一个李汉臣道：“告示本来利害。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一个潘麻子道：“舍亲在抚台办折奏。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众人都道极好，只有苏万魁道：“这赫大人乍到此间，与抚台并无瓜葛，如何便可说情？据弟愚见，赫公并非不通关者，但须直上黄金殿，不必做曲折耳。”众商道：“何以知之？”万魁道：“前日告示上有‘开赎罪之端’一句，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众人道：“大哥明见。只是要打点他，怕不是数万金，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万魁道：“闻得关差此缺，系谋干来的，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众人道：“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凭兄酌量就是。”

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号致甫。三十内外年纪，七尺上下身材。为人既爱银子，又贪酒色。夫人黄氏，工部侍郎名琮次女。侍妾十余辈。生女八人，还未有子。因慕粤东富艳，讨差监税，挈眷^⑥南来。这一日拘集洋商，想他打干，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我的意思你们懂么？”进才道：“小的怎不晓得。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有些颟顸^⑦。小的们先

① 课——赋税。

② 讵(jù, 音具)——曾。

③ 纹贱番昂——旧时纹银成色七成、八成、九成、十成不等，这里指以低成色的纹银替换高成色的纹银。

④ 囊(tuó, 音驼)——一种口袋，袋子。

⑤ 毋徒脐噬——不要徒然后悔，脐噬即噬脐，比喻后悔。

⑥ 挈眷(qiéjuàn, 音切绢)——挈带眷属。

⑦ 糜顸(mānhān)——糊涂而马虎，不明事理。

透一个风，他们如不懂事，还要给他一个利害。”赫公点头道：“且去办着。”进才退出房门，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你到班房说，晚堂要审洋商一案。看他们有何说话。”杜宠应声出去。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二爷何事？”杜宠说：“不消你们侍候，咱自到一处去。”众差役暗暗诧异。

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眉清目秀的小爷来，一齐迎上前问道：“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那杜宠全然不理，单说大人分付今晚带齐洋商听审，大班人役不要误了。两边班房齐声答应。杜宠慢慢转身，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二爷何不外边少坐。”那杜宠将他一瞧，说：“尊驾是谁？咱还要回大爷的话，好吃早膳。那有工夫闲坐！”这万魁听他的口风，已知是跟门上的三爷了，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说道：“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此刻似乎尚早。”这杜宠见他拿着表，便道：“借我一看。”万魁双手递过。杜宠仔细把玩：

形如鹤卵，中分十二干支，外罩玻璃，配就四时节气。白玉边细巧
嵌成，黄金链玲珑穿就。果是西洋佳制，管教小伙垂涎。

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口气最大，眼光最小。杜宠一见此物，赞不绝口。万魁连忙道：“时刻准。二爷不嫌，即当奉送。”那杜宠乜斜一双眉眼，带笑问道：“爷上姓？”万魁说：“贱姓苏。还没有请教二爷高姓？”杜宠道：“咱姓杜。苏爷，咱们初交，怎么就好叨惠^①。”万魁道：“些微算什么！弟辈仰仗二爷之力甚多，且请外边一谈。”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万魁道：“前日大人莅任^②，一切俱照例遵办。未审缘何开罪，管押班房？望二爷示知。酬情决不敢草草。”杜宠道：“我也不甚晓得。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同几个爷们说，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索，须要设法张罗。看起来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万魁道：“洋行生意不比从前。敢烦二爷转包大爷，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爷们二爷的在外何如？”说毕便打一恭。杜宠忙拉着手道：“苏爷，象你这样好人，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只是此数怕不济事，咱且回了大爷再说。”拱一拱手别去。

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看来此事不难了结，只是难为银子些。”众人

① 叨(tāo，音涛)惠——承受恩惠。

② 莏(lì，音立)任——到任。

蜃楼志 第一回

道：“全亏大哥见景生情，兄弟们叨庇^①不浅。只是要用几多银子，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万魁道：“且等了回信，再去取银票未迟。”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借金花边五十圆应用。叶兴去了。

那杜宠跨进宅门，包进才正同一班人入门房看牌。这小子打个照会，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杜宠禀道：“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这些商人着实害怕，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情愿进奉花银。小的问他数目，他说五万两，爷们的礼在外。”进才道：“叫他们不要做梦！这事办起来一个个要问杖徒，五万两银子好不见世面。不要睬他。”说毕径走上去。

杜宠忙到班房，低声告诉万魁道：“这事没有影响哩！大爷说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怎么说呈缴大人？咱如今只好告别了。”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圆，递与杜宠道：“小意思儿，给二爷买果子吃，千万周旋为妙。”杜宠道：“咱效力不周，如何当得厚赐？”万魁道：“事后还要补情。”这杜宠袖着辞去，一路走着想道：“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我不意中发个小财，只是要替他出点力儿才好。”一头想，走入门房。

进才坐在张躺椅上，杜宠打一千道：“敢求大爷，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千万替他挽回了罢。”进才睁着眼道：“老爷着实生气，还不快去打听。”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转至西书厅，只见跟班们坐的立的，都在门外伺候。杜宠笑嘻嘻的问道：“老爷可在书房么？”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十分乖巧，是进才的弄童，除进才外，毫不与人沾染。这些人都叫他杜一鸟。这日上来打听，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一鸟官，老爷正在这里唤你。”杜宠道：“老爷从不唤我的。”卜良道：“任鼎在书房中干事。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教你去补数。”杜宠笑道：“好爷不要要。停一会书房无事了，给我一个信，好教大爷稟话。”卜良还要燥脾，众人道：“不要混他，老包要作酸的。”这杜宠一溜烟走了。

却说老赫这日午后，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尝鲜荔枝。吃得高兴，狂荡了一会。踱至西书厅，任鼎走上递茶。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年方十四，生得很标致，叫他把门掩了，登榻捶腿。这孩子捏着美人拳，蹲在榻上，一轻一重的捶。老赫酒兴正浓，厥物陡起，叫他把衣服脱了。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心上却很巴结，掩着口笑道：“小的不敢。”老赫道：“使得。”将他纱裤扯下，叫他掉转身子。这任鼎咬紧牙关，任其舞弄。弄毕下榻，一声“啊呀”，几乎跌倒。哀告道：

① 叻庇——承受庇护、袒护。



“里面已经裂开，疼得要死。”老赫道：“不妨，一会儿就好了。”任鼎扶着桌子，站了一站，方去开门，拿洋攒镀金铜盘，走下廊檐。众人都对他扮鬼脸。这孩子满面红晕，一摆两摆的走出，叫茶房拿了热水，自己送上阑干外，取进西洋布手巾。老赫净了手，坐在躺椅上。

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老赫问：“所办若何？”进才禀道：“这商人们很不懂事，拿着五万银子，要求开释。小的想京里来的人，须给他三十几万两，饥荒才打得开。这商人们银子，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就多使唤他几两，也不为过。总要给他一个利害，方好办事。”老赫道：“很是。晚上我审问他们。”进才声喏而出。先前杜宠在窗外窃听，十分明白，即忙取出随身纸笔，暗写一信叫人送出。一会儿进才到了门房，杜宠替他卸下衣服坐定，唤值日头役分付：“大人今晚审问商人。”这头役传话出去。

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大家全无主意，说道：“公项中银子不过十余万，依着里边意思，还差两三倍。如何设措方好？”只见郑忠、李信二人来道：“今日晚堂要审。”万魁道：“只怕我们还要吃亏，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郑忠说：“有我们弟兄在此，但请放心。”万魁叹口气道：“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商人今日出尽丑了。”李信道：“看来要多跪一刻，断没有难为的事。”正说间，只听得吹打热闹，许多人拥进来。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跟到穿堂伺候。这关部怎生排场：

旗竿两处，“粤海关”三字，漾入青云；画戟中间，石狮子一双，碾成白玉。栅栏上，挂着“禁止喧哗”、“锁拿闲人”之牌；头门口，张着“严拿漏税，追比饷余”之示。大堂高耸，四边飞阁流霞；暖阁深沉，一幅红罗结彩。“扑通通”放了三声大炮，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

吆喝一巡，赫公早已升座，分付将洋商带上。只见一个号房，拿着衙帖，禀道：“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轿子已进辕门了。”这赫公将衙帖一看道：“原来师傅来了。”即叫带过一边，快开中门迎接。这赫公慢慢的踱下暖阁，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赫公站在滴水檐下，申公趋步上前打恭。赫公还揖道：“又劳师傅贵步。”申公道：“前日早该拜贺，勿怪来迟。”赫公道：“学生还没有登堂。”二人一头说，走进西书房去了。约有一个时辰，方才送出。赫公又向约明日候教，申公应许，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

看官听说，这申公是个世袭勋衔，现任监督广粮厅，虽与关差不相统属，究竟官职稍悬；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今日见了申公，如